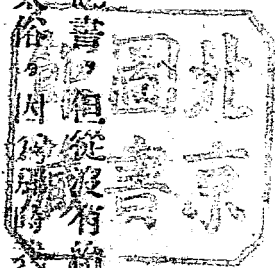


前記



過去在都市裡也曾經過大鼓和證書，但從沒有給我什麼印象，有的覺得太文，有的又覺得太俗，因為那時候我只是一個學生，用我一個做學生的欣賞能力和興趣來決定這些東西的好壞，因此那會擁有很多士大夫和小市民的藝術形式，可以說同我是毫無關係的，我輕輕的放過了這些東西，在抗戰的初期幾年內，更沒有接觸的機會，簡直就忘記了。

但後來在陝北農村裡多混了一些時，我發現了陝北的說書是這樣的美好和普遍。一個說書人（大半是瞎子），背著一個琵琶，從這個村走到那個村，他的彈棊，用一副「裏

板」和着，他們向鄉村的人民，唱着古代的英雄，唱着那些英雄們的悲歎離合，唱着一些勞利者的因果報應，但更多的是唱着在地主剝削下，農民的生活和痛苦。他們依據着弦子來歌頌善良的農民，諷刺着官府才子，沒有曠頭，沒有花樣，用渾諧和的弦調配着那樸素而精緻的詩句，一任那說書人自由的高歌或低訴。當我坐在說書人韓起祥旁邊聽他唱劉志丹時，我的確對他起了荷馬的感覺。我因為太愛這種形式，所以不覺有了寫「平妖記」的勇氣。以我的文學修養，尤其是中國民間藝術的修養說來，的確只是一種大胆的嘗試，但為求得我的進步，我願意把他拿出來，作為我求教的工具，因此使又付排印。

在此付排的時候，我特別感謝延安縣的縣委和張宗開

志。爲着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材料，張宗明同志親自陪我們去聚財山一帶，訪問事件中的人物，他每晚還同我們談講着陝北農村。

安波同志對陝北說書，也有很高的愛好，他曾向有名的延川的楊瞎子學會了『王三姐拜壽』，他幫助楊瞎子編『瑯琊山五戰士』，因爲他的音樂的修養，使我寫『平妖記』的勇氣增加。他爲『平妖記』配譜，使這本小書添很多光彩，我是深爲感謝的。安波同志最近從承德來信，還勉勵我向街頭去歌唱，我將深銘胸懷，願我們彼此鼓勵吧。

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

自：共產黨領導陝甘寧，

豐衣足食享太平；

提倡文化要努力，

破除迷信講文明。

說罷四句絲弦響，我爲諸位說書文。

話說陝甘寧邊區從前本是災荒地，三年兩頭跌年成，
吃了早飯沒晚飯，賣兒賣女人吃人，官府衙門捐稅重，百姓
有冤沒處申。二十年上半年起，百姓不久翻了身，豪紳惡
霸都趕走，土匪壞官一掃清。共產黨靠定了老百姓，老百姓

姓成了當家的人。毛主席、高司令好領導，邊區政府操心勤，幾年來咱邊區大發展，上上下下一條心。講收成，幾年多收七十萬担糧，論負擔，一年倒比一年輕。從前吳滿有逃荒到延安，如今他是勞動狀元人人敬，這樣的狀元多得狠，蟠龍區上還有申長林。講穿的，羊毛羊皮到處有，論織布，大小工廠一百掛零。從前婆姨娃娃穿不上褲，如今新襖新褲新圍裙。奮社會隊伍欺百姓，新社會，八路軍是咱一家人，不打人，不罵人，說話和氣買賣公平，不欺民，不擾民，這樣的隊伍那裡尋？再說那政府委員人民選，區鄉幹部都是忠厚人，操心受苦辦公事，一心一意爲百姓。衆百姓全都組織起，合作生產還把學堂進。你再到新市場裡走一轉，那紅火熱鬧賽西京，天天趕集人千萬，平房之外

有樓亭，櫃台上舖的大紅毯，戲台上鑼鼓絲弦真好聽，人齊人往鬧嚷嚷，買的賣的忙十分。按下這般繁華都不表，單表那聚財山上捉妖精。

白：諸位鄉親，自從共產黨領導陝甘寧，百戰與匪，四季平安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爲何聚財山上會鬧起妖精？書中說的明白，諸位靜坐，聽我慢慢道來：

橫山有個楊萬昌，三十歲南路來逃荒，安塞攬工二十年整，鬧革命分田地幾十畝，三面土窰有牛羊，一家大小樂安康。如今他是一老漢，家居山崩梁上新窰灣。這新窰灣就在山梁上，四面三面沒村莊，拐溝小路人少見，白天也能見豺狼，山連山來梁靠梁，坡坡崆嶒跌牛羊，天有浮雲少飛鳥，地下母鷄怕黃狼，白日還有太陽照，黑夜不見燈火光。

夜深人靜聽狗咬，半夜驚醒心惶惶，駭水要定兩里地，燒柴沒樹谷草穰。這地爲何太荒涼？革命以前遭災殃，讓官土匪勾結起，逼得百姓都逃光。革命以後政權換，楊萬昌一年四季生產忙，左右上下共住四戶人，光景一天都比一天強。如今老楊種地七十晌，合作社裡又把股金放，兒媳婦碾米又紡綫，大小九口有餘糧。

今春二月黃風起，他七歲的孫女兒病一場，燒一陣來冷一陣，翻着眼珠望爹娘，老楊愁得心發慌，聚財山請了巫神叫程項。那程項倒也像個莊稼漢，十幾歲就把神來裝，外面常披一件爛棉襖，肚子裡藏了付蛇心腸。他原住那陝西榆林地，吃喝嫖賭把好人欺，前兩年榆林遭荒旱，討吃到邊區謀生計，聚財山衆人幫他忙，够吃够穿討婆姨，他恩將仇

報心不正，要錢他狠心打主意。老楊一請他心歡喜：「我程項果然有財氣，老楊可算真富有，毋錢不怕費心機。」他從容來到楊家門，畫符唸咒就扎針，七歲孩童頂不住，大叫一聲命歸陰。老楊一家哭啼哭，程項巫神心裡驚，治死人命怎麼辦？雙眉一皺計上心，他兩腿一伸地下躺，假裝過陰追亡魂。片時醒轉謊言道：「我到陰間去求情，閻王爺不答應，只爲你娃娃得罪了觀世音。」說罷這話他爬起，抓着那隻謝神的大公鷄，七千元，舖身布，蓋臉布都不算，臨走又背上細黃米兩斗半。

白：嘗言說，馬要越善被人騎，人沒文化被人欺，這楊萬昌的孫女兒，明明是程項扎針治死，可嘆楊萬昌一家無識醫藥字之人，不明白這個道理，被程項一片胡言騙過去了。

老楊是上了年紀的人，一急一愁火以心，兩天一過也病倒，又請草溝傅貴安莊神。程項知道了咬牙恨，「不請我來請旁人，這錢除了我來賺，誰來安也安不成。」——煞黑裡他把魯四尋，這魯四也在聚財山上盛，他是個年輕老實人，說不起婆姨更光棍。——有人溜到磨道上，程項悄悄兒說得明：「世上錢財多得往，有胆子的人就拿得成，你今還是光身漢，要討婆姨跟着我來行，我自有法千萬種，又有黑虎靈官來護身，新窰灣老楊信鬼神，賺他錢財只要把心狠。」——魯四一聽沒言語，程項連聲催得緊：「好事瞎事都由人幹，你爲啥裝癩不答應，白天不敢夜裡幹，鬧出事來我神神頂。」——魯四長得場鼻子小眼睛，他歪頭一想說能行。——兩人當時定計劃，從此新窰灣百姓不安寧，天天鬧妖精。

三月十五月兒明，萬山寂靜一片銀；半夜烏雲滿天起，
風吹草動陰森森。這夜老楊睡得濃，拍拍連聲被驚醒，圈
裡羊羣哐哐的叫，狗兒汪汪咬幾聲。他披衣提棒開窰門，
遠照近看不見人，白狗站定朝對山望，羊圈門兒關得緊，老
楊一看沒事情，轉回窰來關定門，他才爬到炕頭上，又聽得
拍拍拍拍響連聲。這聲音是土圪塔擦窰門，是墜畔上土塊掉
埃塵，一陣鬆來一陣緊，一家大小都驚醒，狗咬聲音變了樣，
只是直嘖直嘖。老楊不敢把燈點，張着耳朵仔細聽，
又像有什麼來走近，窗上破紙響連聲，翻來轉去不敢睡，暗
地盤算心不定：「莫不是山神來到狼山亭？莫不是灶君面前
少明燈？莫不是丁公圈神來顯聖？莫不是適才遇上了五道神
？莫不是家有煞神鬧妖精？莫不是無常惡鬼來抓人？」

越思越想越害怕，渾身冷汗戰兢兢，猛的叫驢一聲叫，跑來跑去走幾裡，驢馬那一聲出了關，驢牛它氣喘喘的哼。夜深懸北風吼，就像那鬼哭神號嚇死人！老楊腿軟跪在地，許下願心求神靈，一家大小睡不着，心驚胆怕挨到天明。

白：衆位鄉親，你道鬼從何來？

一不是什麼山神並灶君，二沒有陰丁公五道神，那里來的煞神無常鬼，就是程項魯四害人精。人間本來沒有鬼，心裡有鬼鬼欺人，楊高昌一生沒歪事，迷信腦袋把他坑。

原來他二人半夜爬到山嶺上，佛爺廟裡來藏身，檢起廟裡的磚瓦片，遠遠撩來用的是撩鞭繩。

白：諸位，這撩鞭繩原來是鄉下娃娃放羊用的，一根繩子，當中結一個扣，扣住土塊，然後一隻手捏住繩的兩頭，用力甩出

去，土塊能拉很遠。

再說他們用的是擦鞭繩，擦得遠來擦得準，先打羊圈後打門，打得狗跑人躲定，他們又摸出來放牲靈。新窰灣聚財山相隔二里路，他放畢牲靈轉回程，聚財山也把土圪塔擦一擦，第二天方才回窰睡安身。

聚財山共有四戶，四戶不到十口人，程項魯四兩個鬼，還有老潘張占清，占清家是六十歲的老兩口，老潘夫婦姓年輕，程項婆姨十七歲，魯四還有一個老娘親。天一明老潘占清起得早，小心慢慢開窰門，只見烏雲蓋頂北風緊，滿天黃沙渾沉沉，都說夜裡土圪塔打窰門，言來語去分不清，那時程項還在炕上睡，「噦……」的一聲來了靈官神，老潘占清忙去看，神廟說話聽得明：「前莊新窰灣出了妖精怪，放

走了楊萬昌的大牲靈，我馬重程項本事大，三十萬元安莊神。『老潘有待不相信，叫牛娃到前莊走一程。牛娃到新窰灣一看，家家戶戶亂拜神，男女老少都問過，程項神神說的果然真。牛娃回轉把話講，嚇得衆人忙燒紙插香磕頭敬神神，有心要請程項安莊子，盤算難湊三十萬銀，又怕政用有命令，不准巫神再騙人。

白：諸位，這新窰灣聚財山本來平安無事，只因衆人在舊社習裡，受有錢人壓迫，沒有文化，腦筋迷信，才被程項欺負定，

那程項裝鬼騙錢，衆人居然相信，賊胆就更大了。

天一黑，程項又潘家坐來張家行，囑咐鄉親多小心。『衆咱們只能窰裡坐，誰要敢出門呀，鬼打土塊要人命。』衆人一聽怕得很，天一黑便把門兒闔得緊，無事早早炕上睡。

不做針綫不點燈，被子從頭蓋得緊，只求今夜睡安穩。這半夜程項翻身起，驚動了炕上枕邊的人，程項一手把婆姨來指定，說：「閒言閒語你不准告旁人，若有一絲風吹並草動，你看我程項可容情！」他說罷這話往外走，那管婆姨哭傷心。半夜魯四悄出門，欺着他老娘耳聾眼不明。他兩人從新來裝鬼，不得錢財不甘心。

接連鬧鬼十幾夜，苦得百姓云莊農。區政府知道這消息，區委書記出主意：「這地不會有妖精怪，只因那一帶是荒涼地；三家村裡照顧少，大梁大山行人稀。向北大路通白地（註），常有謠言無風起。新窩灣屬安塞管，聚財山却歸咱延安縣龍崗。幾戶人家都不差，只有那程項巫神嫌

註：陝甘寧邊區老百姓所避區以外的地方為白區，白地。

野大，他本是翰林來明莊驛漢，歷史不明要考查，今年政府
把巫神案，沒收了他的三山刀一把。莫不是此人起壞心，
興風作浪起妖精？」急忙派去蘇營長，調他來區上好盤問。

這口衛軍營長是個二圪梁，爲公做事直心腸。他一氣
趕到聚財山，尋到程項將無鄉。急得巫神變腳跳，他問：

「我犯下法會那一條？」魯四也在窰前罵，問道：「你抓

鬼爲啥把人抓？」蘇營長聽了心發火。這魯四也不畏，傢
鐵，走上前去把他捆，一根蘇繩拴兩側，押了兩人下山坡。

這時早驚動莊上衆男女，皆陪嗟嘆問根源。項鬼家婆姨叫
命苦，魯四的老娘哭連天，張古青跑步趕上蘇營長，老潘上
前把話言：「魯四一走不緊，險！老兒受熬煎，魯四是個

年輕娃，沒犯錯誤不能拴。」說時項兒家魯四娘都趕上，又哭又說求，憐。蘇營長一聽話當真，老人家哭哭啼啼太傷心，伸手剛把魯四放，「嘯……」的一聲程項菩薩來顯靈。

程項渾身直抖擻，舞手跳腳瞪眼睛，他喊道：「誰抓我的馬童誰抓我的馬童，我神神不答應！」嚇得衆人四處走，你營長闖禍自担承。二圪梁人一見心惱怒，你神神敢把我兜兜以腰上解下牛皮帶，劈頭劈腦打神神，程項忍痛不住求饒命，神神原來就不靈，程項沒法只好跟着走，年輕婆姨在後邊跟。走得不到兩里地，程項跌倒地埃塵，蘇營長又待解皮帶，低頭一看他口吐白沫命歸陰，無聲無氣雙目閉，涼手涼腳冷冰冰。這一下蘇營長可發了慌，「我這人做事太」

荒唐，只道把包神神訂，誰料他斷氣在路旁，只怪我舉手力太重，只怪他身虛體不強，眼看一命難救活，那婆姨又一抽一搭吳程項，有心把他抬去區政府，無奈荒山野地沒人幫，若待不管將他放，區上批評難承當。」思來想去無主意；對着死人把話講：「神咧，鬼咧，我全不管，你能活轉你回鄉。」說罷這話他車身轉，垂頭喪氣下山崗。

白：諸位，可惜呀！這回蘇營長要是把程項捉定，帶到區上，盤根究底，魯四一人孤掌難鳴，也就少了許多陰事，營地方除一禍害。可惜蘇營長人雖直爽熱心，究竟也拿不定主意。結果，不只放了魯四，連程項也沒帶走，只剩下他自己一八，灰溜溜的回到區政府去了。

再說程項沒死，躺地下，原是怕得沒辦法，誰知騙過蘇營

長，他暗自高興笑傻瓜。聽他走得下了山，一溜條爬起把身翻，云下婆姨往家走，滿嘴胡言把話編：道是蘇營長向他神神投了降，又道是靈官菩薩法力強。政府管人難管鬼，陰陽兩界分得明。他臥空回魯四把話拉，挖空心思定計劃，一不做來二不休，要錢只願害大家，政府若還把我管，我神鬼全來收拾他。

白：從此以後，鬼就鬧得更大了！

二

項程一天在炕上抽旱烟，項兒婆姨在灶頭和饅麵，眼看着丈夫心思重，手揉饅麵手越沈，這時陽光靜靜照地上，裡外左近沒旁人，項兒婆姨忍不住就說咧：『別人都生產不得

閃。偏你半夜瞎可出，如今政府管一緊，二流子生活不知餓，若口三長停短，擦我一個好可憐。」程項一聽，翻了臉，咬牙切齒氣沖天：「官憑印來虎憑山，婆姨家憑個臭十漢，嫁雞隨雞犬隨犬，你敢到政府去申冤？」項兒家說喚：「人家是好意把你勸，又沒說政府去申冤。咱二人鍋裡煮的，一樣飯，你吃稠來咱吃乾。」

白：程項猛地跳下炕來，用草繩官廳着婆姨的頭；連聲罵道：

你賤情呢！你賤情呢！你個爛婆子怎麼賤情！」

「我沒出銀子將你買，你沒坐花轎沒人抬，只爲你老娘生得重，求神許愿把命救，多虧我程項救你地救，才把你送來做家。你只配灶頭燒茶飯，你敢管我的臭十漢！若再瞎瞎，咱命難上難。」嚇得十七歲白婆姨直

哆嗦，淚珠兒直往鬚髮裡落，低頭沒話手揉麵，忍氣吞聲把飯做。

白：黑裡程項又吩咐婆娘，今夜要做好一隻女人鞋底。

端端正正二寸長，又瘦又俏又要尖。項兒婆娘會性呢，「這般鞋底兒咱不許穿，年紀大咧又不耍玩。」程項板臉又瞪眼，「不穿不要你少管閒，今夜做好莫給旁人見。」說完話又起身外面串。

程項外面去裝鬼，婆娘窰裡做針綫，一針又一針，一綫一綫，思來想去苦難言。十七歲的姑娘眉眼俏，風吹花落水上飄，手脚靈活身段巧，黃髮蓬蓬像亂草。枉自生長在人間，長年累月受熬煎，自小就逢鬧災荒，跟着老爹走他鄉，誰知道這裡那裡一個樣，到處窮人少米糧，父親病死沒人靠。

跟着老娘把飯討，對着東家叫嫂嫂，到了西家叫姥姥，東家說你來早了飯沒熟，西家說你來得太遲飯完了，母女二人無法過，縫窮補爛半個飽；披星戴月淋風雪，來到邊區有窩巢，安塞廟兒溝安置好，有窩有炕有鍋灶，合作社領了紡車紡綫綫，母女生活有依靠，只望勤儉來起家，誰知老娘又病倒，只怨命苦該回窰，窰家治病太湊巧，如今萬事沒處說，不如以前母女有鬧罵。② 這一針一綫擦鞋底，針針刺痛在心間，添燈油又換燈捻，青油下滴淚漣漣。一夜熬煎不敢睡，天明鞋底捺得尖，要知程項拿這鞋底做何用，書裡慢慢說一遍。

③ 那一天楊萬昌灑糞地裡送，喉嚨上遇見了程坐神，老楊說：「因是老實受苦人，一年四季生產勤，從不知什麼妖精靈

開得人日夜卻操心，你既頂了靈官神，救苦救難救急。
程項說：「非是我願衆鄉親，我一樣是被鬼欺負的
人，只因靈官面前少香火，定要佈施三十萬銀。」老楊說
：「一時難得這多金。」程項說：「你牛羊驢馬一大羣。
」老楊說：「吃穿生產靠牠們。」程項說：「你合作社
裡有股金。」老楊推托說：「不到時間不讓領。」程項
說：「你去蟠龍集上走一程。」老楊說：「我沒糧沒米賣
不說，何必老遠跑路程，今冬打場收糧食，裏併西傍敬神
神。」程項再不多言傳，冷笑連聲說：「隨便，你
要詐辦都能行，我有要事不得閑，你回家路上多小心，
塢畔上祇細看腳踪。」老楊一聽心迷糊，什麼塢畔上着
腳踪，回頭三步併兩步，塢畔上果然有了個小腳踪，看

來約模兩寸長，塵土上面印分明。買家也來說：「碟盤上有小腳踪。」李家也來說：「糞堆上有小腳踪」，有的說：「土台上也有咧」，有的說：「岩窠下也有咧」衆人想，「咱莊上婆姨脚都比這大，土台岩窠又不走人，一定是來了女妖精！」

這時間，新窠灣聚財山到處出腳踪，遠遠近近亂紛紛，遍山風雨謠言起，就像那三仙姑窩鬧哄哄。這里說：「今年受苦是自忙，秋收場上去打糧，半空有妖怪來接定，剩下來的的是塵土和谷糠。」那裡說，「山峯梁出了大鷄精，如今翅膀沒長成，他天天來尋家鷄吃，翅膀長成就吃人。」這裡又傳，「半夜鬼火燒了蘇柴桿，人要出門死鬼跟，初一十五不得過，犖鬼造反挖人心。」那裡也傳，「新窠灣岩窠

上怪妖精，妖精鬼怪十二名，出墓鬼，血腥鬼，屈死鬼，燈籠鬼，弔死鬼，勾死鬼，猿猴精，孤仙……帶頭的是個紅髮女妖精。」你要問他這些話從那裡來？那回說：「人人這樣道得真」。這謠言就像滾流星，到處傳來到處聽，可憐衆人少知識，程項魯四的鬼話信當真，日夜害怕受虛驚。

一天聚財山來了一個穿長袍，剪平頭的中年人，他鬼鬼祟祟臉陌生，他是程項的親表兄，榆林地裡當聯保主任，兩人見面心歡喜，又說又笑親十分。果然不出一天，魯四對老娘說咧，「如今鬼關到咱家的門，娘怎不說書還愿心？」娘說，「論尋不上說書的人，」魯四說「程項表兄常玉春，他原是個頂好的說書人。」老娘忙叫魯四去請，請那個常玉春。常玉春，這叫做，本來無事偏惹事，開門引鬼進壞人。

世上本來沒有鬼，何用說書遺愿心？

再上魯四到各家門前叫，「你等到咱密裡聽說去！」後
晌咧，合村衆人都來到，擺設香案敬神神，密裡放一張小方
桌，桌上酒盞燭明燈，正中一個大香斗，黃表前面香幾根，

婆姨娃娃炕上坐，男人老漢地下跪，說書先生神案旁邊坐，
程項魯四張羅動。那書匠腿上綁個叉叉板，左手拿定三
絃琴，騰出右手把醒木拍，三叉板響說書文，人多密小靜
悄，單聽琴聲響叮叮。他欺負衆人見識少，胡言亂語惹人
心，先說安神詞一首，參起滿堂衆諸神。

什麼？金斗龍台供神靈，早受香煙晚受燈，受了香煙又
受燈，音聲無事享太平。聖主安在靈霄殿，王母娘娘斗牛
宮，四聖帝君蓮花帳，關平周倉站兩旁，牛王安在米道山。

爲王安在帥府庭，安罷諸神供亡魂，安了莊神安廟神，家宅諸神全安定，我再從頭說古今，說的是唐僧西天去取經，九灣十八洞降妖精……」衆人聽到妖精就害怕，怎奈說書爲了還愿心。

說書說到半當中，魯四老娘有事情，鼠窰走得幾步路，二眼照見牆畔上平排三個人。三人都只兩尺高，頭戴禮帽筒孔分不清，嚇得老人急忙往回走，身戰腿軟跪在地埃塵。她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」忙叩頭來忙念經，忙說自己是急口人，忙說自己是好百姓，那牆畔上三個却没聲音。

白：她說：「聽書咧，你老人家請下來聽吧！」這時那三個鬼說話了，是女人腔：「不下來，不下來，狗咬咧！」

嚇死了得財老娘親，爬在地上戰兢兢，牙齒咬着牙齒響

抖抖索索的說下文。

白：「不怕，……不怕，我……給你……老人家打……」

聽到三個鬼答應，「不咧，不咧，咱走咧！」說罷，三個鬼一

陣風！

老人家定神看上邊，亂三團團鬼不見，風狂濤湧上吹，虫兒的聲音叫得尖。總氣喘吁吁必不定，油盆底下臉發青，爬到炕上剛坐定，又來怪事嚇死人。

說書正說到牛魔王和鐵扇公主安排吃唐僧，盞盞碟碟拍一聲，三叉叉敲不響，三弦琴沒聲音，那書正撲身跪地說高聲，「過路神靈來聽書，快快叩頭保安寧。」杯盤碗盞我碰你，剎時間炕上地下跪滿了人，婆姨連娃直哆嗦，鴿皮靴蹣跚起全身。忽然一陣官氣過，香烟繡纓往上升，跪在屋角

裡的巫神說：『看，那不就是紅鞋女妖嗎！』衆人抬頭向上看，黃表後面隱隱約約有個人，看來是個女人樣，端坐不動地書經。衆人那敢多爲着，磕頭許愿求太平。程項又暗暗裏催着，女孩三請有聲音，衆人悄悄不敢動，聽不見女妖說啥話。程項說：『我聽不見呢，她說她走咧，香斗裡留下錢兩千，賜給書匠常玉春，常玉春信神有報應，走遍村落去傳名。』果然香斗裡翻出錢兩千，鈔票四張摺嶄新，啊呀，真叩頭吧，重燒香表送神返天庭。

白：諸位，說來話長：

那魯四老娘何曾見鬼精，只因她從小就迷信，吃齋念佛信神神，着孩子裝的是因果報應，就不鬧鬼也心驚，何況程項魯四專嚇人。她老人家年大眼花耳又聾，天黑出窰取魂

競，風吹草動蟋蟀響，心跳腦昏疑心生。誰位想，她眼花如何能見鬼帶帽？耳聾怎能聽到鬼聲音？

白：這都是她老人家自小迷信，心裡有鬼；程項，常玉春等又一心裝鬼害人，使她上了年紀的人，神經容易昏亂，胡思亂想的。

再說那聯保主任常玉春，他到邊區就不幹好事情，聽說程項在鬧鬼，他就『好，好』一連說幾聲。他送給項兒菱鏡一面菱花鏡，再送給巫神一個麝香瓶。菱花鏡後貼美人，麝香瓶裡裝的麝香精。剪下美人在黃表背面來貼定，麝香精就灑在斗中心。黃表前面香燭亮，透光看去就模模糊糊顯人形，麝香一灑滿室香，妖怪顯神下凡塵，香斗裡留下二千元，是魯四暗中來塞進。可憐聚財山衆鄉親，枉叩頭

夾枉費銀，只因沒文化，解不開也辨不清，老老實實信當真。這一夜大家更睡不穩，耳聽是謠，眼見是實情，香燭下顯神，燈畔上聽書文。

張占清天明忙起身，跑到區上訴苦情：『舊社會有土匪不得安，如今又鬧鬼不太平。』他如此這般從頭講，區上的幹部祇細聽。『大家無心來生產，地沒下種草青青，眼看今年收成沒希望，糟踏百姓何日停？』一邊說來一邊哭，滿臉掛上了眼淚痕。

李區長還沒把言講，惱怒了身旁的張華仁，『什麼妖魔鬼怪，還不是那夥壞心人，前幾年那地方曾出過無頭案，搶劫邊崗把人坑，如今花樣又翻新，什麼女怪顯聖聽書文，若不查個水落石出，莊稼人受害難安身。』張華仁出身

也是莊稼漢，革命開頭就從軍，在家種地是幹苦，十年來工作作在農村，千辛萬苦無二念，一心奔忙爲百姓，現任區上保安助理員，責任在身不安心，不等區長下命令，自討差事走一程。李區長知道他可靠，一向爲人很謹慎，叫他邀上孫鄉長，連聲囑咐要小心：「不能再像蘇營長，抓人放人舉動輕，主事任務是看究竟，看好究竟報分明。」張華仁一口滿答應，吃了些撈飯就動身。半路上邀了孫鄉長，兩人商量快快行。

那聚財山離區上不過三十里路，片時就到了山腳跟，山溝小路走得急，一脚高來一脚低，路旁地裡生青草，無人無影鳥鵲稀，上得山來日影斜，壩前坪上有鷄啼。聽到區上來了人，來到壩口來歡迎，還是咱們的政府好，來爲人民除

禍根。這個引到這裡看，那個又引去那裡尋，打破了的碗，我們直攔，留下的腳跡印得深，又訴說魯四老娘這惡心，女妖的惡毒文。這家說他家正壓姓魯姓，那個說今晚就在自家盛。張華仁那裡都不去，要在魯四窗口呆身，左手裏見這新窰灣的路，右手下去就是史家村，牆上有人也看見了，鬼要現形而對面。

魯四程項心裡驚，暗地商量罵過張華仁，魯四說：「明，」
「怕家人兩口，都是規矩人，老娘信神又拜佛，我種莊稼生產勤，如今鬧鬼不得停，不安莊子怕不行，程項真有黑虎靈官，不敢安莊子，怕的是公家人，只爲政府反迷信，越鬧越冤鬼敲門。」張華仁勸他莫怕鬼，怕是藏得有壞人。

魯四急說：「人沒這樣兇，是人早就該捉定。」一邊說來

一邊門口坐，三人門口吃鈴路，「拍」的一聲猛然響，半夜
劈下一塊土，噉，打着孫鄉長的脚，打着魯四的表飯鍋，魯
四忙往窰裡躲，老嫗急忙跪下唸彌陀。孫鄉長呆立一旁不
敢出氣，張華仁沉住氣四面張羅，上山路上沒人影，下坡路
上沒鬼魂。

白：諸位，原來程項離魯四窰不遠，却是要轉一個灣。真灣處有
一個石岩，人藏在岩後，掠東西過來，能打個正着，却還看
不見人。

張華仁無心吃鈴路，攤張蓆子地下坐，魯四母子勸他不
敢外面睡，夜深半夜有鬼拖，張華仁不肯窰裡睡，今夜等鬼
在外面坐，他帶上鐵銃和鋤頭，瞪着眼睛看災禍，北斗七星
當頭照，牛郎織女隔天河，四戶人家都睡靜，遠遠近近沒聲

營，鄉長只把張華仁望，張華仁不睡守衛緊。斗轉河橫半夜過，滿天星星亮晶晶。忽聽窰門吱啞響，糝糝糊糊出來一個穿白褂的人，他二人聚精會神用眼照，是人是鬼看究竟，原來是魯四夜半來屎尿，走到牛圈把步停，屎尿忽然回身轉，規規矩矩回窰關定門。

二人望到天放亮，鷄叫三次沒動靜，「沒人沒鬼一夜過，老百姓胆小瞎操心，」正要舉步回區政府，坡坡上出了怪事情。昨夜睡時乾乾淨淨一片地，如今地上有東西，魯四大驚小怪的叫，「啊呀！昨來一隻死山鷄！」張華仁檢起來一看，果然是隻死山雞。沒有傷痕沒牙印，不會是貓狗銜來地下扔，一夜又沒見人影，魯四屎尿只走到牛圈門，再到場畔窰頂上，呀！小腳踪踪印分明！衆人都圍上細細看，張

華仁，看你怎樣解釋清！

魯四老娘着了急，一把拉住張華仁的衣，「過山不敢欺山，過河不敢欺河，後生家做事莫大意。」張華仁一時沒主意，沒有鬼神又說不出理，要講有鬼又不服氣，心裡盤算想自己，腦筋不開少學習。那孫鄉長也說，「看來這事好容易，咱們回區上想主意。」張華仁只得勉強說，「各人小心多在意，不是人來不是鬼，一定有個啥東西，帶回去大家商量再處理。」

白：那位，說鬼魂出在魯四尿尿，那死山雞是程項頭元藏在牛圈底下，魯四尿尿偷偷用脚把它踢下去的，程項頭回調虎離山之計，張華仁只注意魯四時，程項頭因到場畔上去卸下脚踪，只怪張華仁有些粗心大意，腦筋思想不開通，不能斷好

研究，沒有看穿，又被程項騙去了。

頭一圓，蘇營長抓鬼沒成功，這一圓，張華仁捉鬼又白操心。他和孫鄉長回區政府，聚賭的人就更熱心，就像那初下的羊羔不見娘，奶苦娃娃沒家庭。

三

兩次抓鬼都不成，妖精鬼怪更橫行，頭苦是老潘人一個，福無雙至禍不單行，牛娃忽然得了病，程項道是女妖攝了他的魂，若要治病救人命，求神殺羊來替魂，老潘夫婦沒奈何，磨刀殺羊敬神神。程項得了一隻羊，早吃肉來晚喝湯，羊血留在罐子裡，有朝一日好害人，這些顏壽和大糞，要往人家門上，塗上淋。



五月裡來好太陽，滿山的麥子金黃黃，金黃黃麥子香又香，五月初五過端陽。旁的村莊都過節，新窰灣聚財山不一樣，初五一早窰門關，一股腥氣撲鼻來，鮮血淋漓滿門窗，程項說，「呀！血腥鬼來到附回莊！」諸位，這五月端陽，旁莊家門上灑雄黃酒，這莊門上鬼血腥，往年初五鍋裡蒸的軟米糕，今年過節灶台上冷清清，旁村的娃娃都鬥前耍，這村娃娃各人家裡盛，鷄在院子裡直打盹，狗也夾住尾巴沒精神，旁村人家都飲酒說笑，這莊就像沒有人。可恨這都是巫神程項害人精，可嘆衆人都缺少文化福迷信。

再說老潘爲着牛娃病，躲避女妖走姪女，三朝青麥賤價賣，灑淚離別了聚財山。老潘全家一搬走，占清老兩口更不安，五月天還把被子蒙頭蓋，滿窰蒼蠅遍身汗，半夜一聽

窸外響，老兩口緊緊抱住往後避。任他門打窗透山水，任他土圪塔飛來打碎燒，只求鬼不進窰抓人走。換過一夜保平安。換過一宵又一宵，老兩口嚇得心胆寒，商量要請親戚家住，留下土窰與飯碗，等到風平浪靜，再回荒山開生產，商量定來收拾妥，賣馬自去捉鬼孽。

五月天氣太陽高，老兩口翻山繞梁走自打，古道荒涼地，小了腳的腐，腰痛，腿痛，腳痛，連着受不了。她原想往地坐下，汗水淚水一齊流，她站不起也走不動。寸步難行如何是好？老漢急得沒辦法，彎腰背起老婆跑，行一陣來歇一陣，上坡下坡難走到。太陽何處落自前，張官油車着老婆趕路忙，千山萬水賣高山到，但急急忙忙，獻好書，取下老婆去把親戚找。那親戚見補客出門招待好，已消清

問他借空窰，那親戚回說：「你們來得不趕巧，我正拉了扎工隊鋤草，擠得一滿溢空窰。」占清夫婦一聽心裡涼，就像那滿盆冷水迎頭澆，那親戚見他們垂頭沒話講，留他一夜從新再商量。第二天借得驢一頭，駝上老婆直走廟兒溝。

這廟兒溝莊前一排樹葉青，花紅柳綠好遮陰，莊裡劉家正娶親，男女賀客一滿門。占清一個往前走，劉家門前站定，見窰門口貼了一付喜對，上聯是「喜今日洞房花燭紅」，下聯是「期他年桂子蘭孫。」吹鼓手擡在牆角敲了兩聲，氣吹的是「滿室紅」。這裡空窰倒不少，只老劉家把占清留了。老劉想：「風聞這廟兒溝，時常運去要講究。」他便對占清說：「非是咱不自在，無奈這莊也怕女氣衝。你是聚財山上的人，定有惹起一相誤。」廟兒莊上本安窰，留

你團團學不輕，你還是走到遠處去，免得我姓惹禍根，今天我
家正過事，香花喜酒滿門庭，不能留你飲三杯，去罷，莫
怪我没人情。」占清一聽淚滿面，說不出的酸苦哀感，
拖著腳步望莊外走。愁眉苦臉站路邊，忽聽一哥道：「你低
頭流淚什麼話，占清仰頭望天嘆，曰：『却見烏鴉歸巢歇
出矣。』」烏鴉都還有個窩，我張占清讓鬼害得失家國！」
他東奔西走有兩天，不敢返回聚財山，咬緊牙根再記路
起，安寨自家營去走一番，自家坪是丈人家，總不能強出
門當做外人看。行過一程又一程，人驢疲乏不稍停，早起
又沒帶乾糧，肚子餓的頭發昏，夏天時氣變化多，老雨日半
路又受折磨。捫過山溝涼風起，滿天烏雲雨紛紛，去婆坐
在騎口上，搖搖擺擺雨淋身。那雨，先憑只一點，雨點，

三四點，慢慢就大雨落傾盆。雨急風勁沒法走，老肩口縮在岩石底下緊藏身，混身濕透水淋淋，老太婆哭天怨地喊娘親，張占清也凍得混身抖，肚子飢，身上寒，飢寒都爲那鬼害人。

好一會，風停雨勢小，把衣服上的水稍擰了一下，又喚上毛驢趕路程。一路污泥實難走，稍不當心跌路旁，走一步來跌一交，路少行人怕虎狼。說不盡的千辛萬苦，斷黑到了白家坪莊，丈母家裡哭一場。

新密灣楊萬昌也怕鬼沒辦法，打發媳婦回娘家，各人引上自己的娃，留下老漢來看家。新密灣。聚財山那個不害怕，就像熱鍋上螞蟻到處爬，山上山下忙奔走，另找地盤重安家。那程項也背上行李要搬走，假裝怕鬼盛不下。旁

莊家家戶戶割麥忙，這裡衆人走他鄉。山高日落臨西照，新密灣梁上靜悄悄，月兒彎彎影兒長，聚財山上好淒涼。

四

且不說荒山情形多淒涼，再及那張華仁一早下山崗，爾人走到榆樹嶺，迎頭大雨落一場，兩人躲雨鄉政府坐，張華仁心裡沒着落。他總一區長面前我逞強，自討命令走一趟，如今無頭又無尾，是人是鬼我怎講！不由又把情況從頭想，仔仔細細自商量：「一夜我瞪着眼睛沒有睡，爲何第二天早上變了樣，沒見人來沒見鬼，到底是陰東西猜不上。只恨自己本事小，不能除害安村莊。」事沒辦成正數忒，孫鄉長打來幾兩好燒酒。張華仁勉強喝幾口，借酒解悶分外

愁。

清風細雨下幾天，張華仁心急不願行路險，獨自辭別了孫鄉長，冒雨回區走一遍。回到區上，區長區委書記都不見，原來他們也冒雨去鄉間，檢查孔工變工隊，加緊動草不空閒。

過雨天，夜黑區長才回家，不急不忙問端詳。區上李桂高個兒雖小本領大，會說會笑口才強，十來歲就離家插林城，五湖四海都走遍，見得多來聽得廣，工農商學都通行，從小唸書兩年冬，歡喜看的是說書與唱本本兒，什麼天山泊英雄大結義，什麼後花園裡小姐定終身，滿腦子神奇鬼怪故事多，一開口、嬉笑怒罵由他說，有他常嫌嘴潤薄，沒有他一搭腔說話太冷落。自從三四年參加革命，規規矩矩人

人敬，工作做了多少年，年時到了鱗龍區，來的時間雖然短，他與百姓好得款。

他一見華仁氣色不好，就料測事沒辦成徒空跑，正待細細盤問，縣上的米如禮正趕到。他帶有縣長介紹信，專來歸龍辦案情。辦的是聚財山上鬧妖精，好歹把事調查清楚。米如禮是縣上保安科科員，同李區長都是老熟人。他年紀不大說話少，粗眉大眼五官正，不抽烟來不喝酒，老九的兄弟老實人，他爲人仔細埋頭幹，一點一滴要弄清。聚財山鬥鬼派他來，就爲他正正派派心沉靜。李區長一見米如禮，心想這回抓鬼有保證，邀他同坐炕頭上，一項一項問那張華仁。

張華仁從頭說一遍，一三月十五鬼出現，擦土擦磚放牲

靈，鬼說八話鬧翻天。聚財山，新窰灣老百姓都親眼見，十二名鬼怪紅鞋女妖數當先，我和鄉長一夜沒閉眼，走到滿畔攪羅全。無人無鬼一夜過，早起却有死山鷄撩跟前，窰頂又有小腳踪出現，是人是鬼難分辨，是人不會沒聲音，是鬼又沒腳眼見。」李區長一聽哈哈笑，「你張華仁革命十多年，爲何也同百姓一樣，神奇鬼怪留腦間？我東奔西走幾十年，鬼話聽下萬萬千，真的鬼神我沒見，你說是鬼我怎能信你言？」米如禮一聽也好奇怪，張華仁不像是亂言傳，此人忠誠是好漢，爲何也沒法來分辨，此去自己仔細看，是人是鬼辨妖仙。

濛濛細雨下不停，夜深人靜一盞燈，加上區委書記，四人炕頭上來談心。張華仁說：「我革命革了十年整，革命

的道理解得清，爲公爲民爲大衆，就沒法捉鬼難煞人。」

李桂高說：「舊社會上人吃人，神鬼菩薩騙百姓，受苦受難是前生命注定。做牛做馬不敢怨那有錢人。新社會來講平等，不信菩薩不信神，只是老百姓迷信深。破除乾淨要費心。」區委書記也說：「迷信難怪老百姓，幾千年來根底深，中國農村敬天地，外國教堂敬天神。」米如禮也說：「誰個腦子不迷信，我年輕還是個吃齋人，佛經上確有好道理，一樣的好是普渡衆生。」區委書記說：「這道理好是好，只是報應什麼來生。」李桂高又說：「那耶穌也不是平凡人，他說有錢人死後進天堂，就像駱駝穿針眼，簡直就不行！」區委書記又說：「這道理也是好，可惜要死後才報應。」張華仁說：「世間怪事多得很，革命道理也沒法說得

濟，神鬼不敢說一定有，要說沒有也難信。」

大家都不說有鬼神，神鬼故事又記得真。還是區委書記又說到聚財山的怪事，他說：「我總想是程項在搗鬼，可又沒有人証和物証。」米如禮依頭想一陣：「要是他搗鬼那容易成，」說罷這話他探頭窗外望，院子裡寂靜沒有人，他壓抵聲音發着說：「我們這一去先尋着那巫神，好言好語來安頓，勸他鑽來區上暫安身。」

白：「他這一來呀，鬧鬼的事兒，他是看份無份就很明白了！」

張華仁說：「這個辦法能够行，只從來圖，一公吃馬誰那裏？」區長說：「這個政府裡來這水。」米如禮說：「吃那鬼有保證，他的些緣務不成。」區長說：「那法在麼，政府自己去罰責人。」張華仁說：「這樣那巫神是非來不行了。」

米如禮說：「就怕事情與程項不相干，曠們還是要多小心，抓鬼不能亂抓人。」區委書記說：「今日且這般計算定，明早起身再帶上兩個自衛軍。」李區長聽了不贊成，道是「自衛軍生產訓練忙，這回我二人去捉鬼，旗總得勝馬副成。」米如禮也說：「新社會老百姓靠咱們，百姓妻離子散好苦情，這一回要完我任務才收兵，不完成任務不回來。」諸位，只是這三回去捉鬼，成與不成看下文。

五

第二天，他兩人吃罷早飯就動身，精神抖擻脚步輕，區長帶上盒子槍一把，遇了壞人好防身。米如禮是不會要槍，有槍更担心，李柱高也不會真相信槍為凶嚇壞人。不一個

時辰到了榆樹燕子鄉政府，依然遶上鄉長一路行。他三人有槍護身胆子大，六條腿邁開趕路程，上坡好似那鑽天雲，下坡就像那抓雞的鷹，一剎時到了聚財山，又是一番景像和情形。

區長親自來訪問，又有縣上下來的人，這家訪來那家問，好言好語來安頓。張占清正回家看究竟，便引上他們壩畔岩窩慢慢行，一邊走來一邊說，訴說搬家好苦情。魯四老娘淚縱橫，說『不安莊子怕不行，政府裝做不知道，悄悄安好沒事情。』好言安慰張占清，回頭又勸老娘親，政府命令禁巫神，誰也不敢亂胡行，這回區長親自下農村，一定要妥妥貼貼捉妖精。

看罷聚財山，又去新窩灣，人多胆子壯，百姓把心寬；

裝鬼人着急，魯四沒法辦。

白：諸位，那魯四實是一個沒有主張的人，爲貪幾個錢，好討婆姨，聽了程項的話，裝神做鬼，胡作亂爲，現在見到縣上區上的人都來捉鬼，這如何得了呀？！

那魯四坐在山坡上，左等右盼望程項，他想，「順本不敢來裝鬼，都是程項要作怪，說什麼安下莊子掙錢財，闖下禍害他神神挨，以前我倒信神鬼事，誰料到原來鬼是由人來，要是區長查清楚，程項的神神也不得來！」魯四好像坐針氈，就怕壞事在今天。他想想，「李區長能說能幹精明人，縣上來人只是不踏聲，誰知他們心裡想的陰，光拿眼睛睨咱們！」

白：諸位，這叫做做賊心虛，魯四自己做了壞事，自以爲別人

門賊他了！

魯國越想越怕，但想，他們說妖怪之外有壞人，又說今晚就要變妖怪，莫不是他們已經知道這門閉？才帶了這槍來抓人？」千思萬想想住手，再不住手做案情，不討要婚還只要光棍，受了案情就命難存。日落盼到那程項，迎上前去說端詳，「弟國不同頭兩翅，區長能管，縣上由更強，請看真知住了手，安分守已過光景。」程項聽了咬牙罵：「你這壞人，這等事情，你看錢財就到手，誰個百姓不信神，如今都顯發三三萬，只礙着政府設公文，今晚正是好機會，要論這國上的人，他要且當面答覆我，咱就大搖大擺安案情，你這惡賊沒良息，縮頭縮腦活惡賊，你想現在不再管，我對面說在惡賊見惡人！」他一邊說一邊就走，裏邊那

政府的人。曉得國法救他的手，傷心的眼淚往外流。聽着程瑗當面說，暗恨這狠心狗肺的人。他說：『救命的程瑗好弟兄，上天入地我都把你救，只求你莫對政府人講，講了出來活不成。』程瑗轉臉哈哈笑，『和你莫笑莫當真，咱二人裝鬼發財事情好，有了財財你就能娶親，一遭裝鬼事情露，咱好漢情事一人頂。』兩人同密好商量，程瑗調兵又進將，頭一回暗探山鷄是魯國出馬，這一回要用他自己婆姨女將軍。

他陪着笑臉說情由，先說是恩愛夫妻到白頭，有福同享禍同當，有了錢就買紅綠絲綫生髮油，毛市布的襖子花布裙，銀絲耳環銀釵頭，這時又湊過臉去說低聲，輕輕說話騙親人。婆姨一聽好害羞，紅雲兩朶面上浮，『嗔，嗔，』連

聲悄悄罵，傷天害理冤家種對頭。癡說：「咱生來貧窮是命定，出乖露醜萬不行，咱還要清白身子見娘親，咱還要面孔見衆人。咱沒穿少穿前生定，咱做牛做馬孽債清，咱萬般苦事能答應，只這件爭情太去人，咱求你，咱求你，咱實在不能行。」說時眼淚就像珍珠動綫往下滾，淚流滿面濕衣襟，程項一聽殺氣生，「賤人賤人」罵幾聲，「你賣屨破鞋沒人要，在我面前假正經，今晚不聽我的話，一把菜刀一根繩，殺你就像切西瓜，你不怕死就不答應。」且不說這裡程項安排好，再把那去新窩灣的人表一表。

那楊萬昌留了衆人吃碗飯，吃罷碗飯轉回程，一個跟在一個後邊走，高聲說笑慢慢行，驚起了路旁陰東西，草堆裡跳出來又騰進，三人急忙仰頭望，呀，好大一個狐子路邊

橫。那李區長就擡槍，七處，把槍橫板，拍的一聲山岳震，槍沒打着狐子跑，四處尋找沒蹤影。李區長收好槍枝開玩笑道：「狐子或是那女妖變的形。」孫鄉長說，這狐子怕的是雷明，那紅鞋女妖是人形。」他這話一半真來一半假，李區長假假就就。拐過峻險到了聚財山，天黑人靜閉鬼閉村寨。只魯四窰裡透出一點亮，萬里荒山一點紅。李區長與花不願打擾人，魯四時窰前來安身。就是上次張華仁請去地方，席子毛氈鋪定，鐵頭鐵鎚身邊放，上了膛的短槍抓得緊，三人商量看動靜，誰也不敢不小心，要是人，三，同時上前將他細，要是鬼，三人依次好照應，討議停當把身躺，專等那妖精鬼怪看個清。

五月初九月兒已半圓，這山照見那山遠。深夜涼風吹人

臉，在字跡未滿毛氈。岩前翠聽狐子叫，空山長叫野狐聲。
，半夜注的一聲狗咬，三個人都說：「來咧，來咧！」彼此
相警告。原來是土坑堵攔前密，三人悄悄往上走，要到環畔
上仔細聽，鋤頭短槍拿得穩，看你壞人那裡逃！跟着又一陣
土吃塔落三坪，一陣更比一陣緊，「會牠的是人是鬼你站出
來，看個老子可能行！」他不尋回找不見影。上上下下看不
着人，惱得氣長心發燥，無名怒火萬丈高，急忙掏出盒子槍
，照定窟處打一響。

印，誰槍，無功不說話，有巧便成槍；

只區李區長從來不製密，那時他手忙腳亂心又慌，慌慌
張張把子彈卡槍膛，頭一槍就沒打響，鄉長急問「咋搞的，
咋搞的！」，未知誰者誰誰「再打一槍試試，再打一槍試試

。上李臨出心機，這五個水桶七上八下沒主張。他手却
槍機又打第二槍，急切忘了板機頭，這第二槍又不響，槍機
反把他的手夾，皮破血流難磨張，彎腰隨即把手捻，手疼心
驚，反悔，這李臨心機，這李臨心機。

定。說「神鬼的事鄉長他不問，」程瑛說「我馬童的婆姨讓
甌腥鬼迷了怎麼辦？……」張古清在旁邊說，「區長，讓
他老人家發馬治病吧！」李區長說：「縣上有命令禁巫神。」

『這時程項變了腔，滿口的官話講得響，『咱不是巫神，不是巫神，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王八生，法蘭西邊境我犧牲，陰魂不散曰雲山顯神，祖師爺命我治病救凡人，咱醫生和你一樣不迷信。』張占魯魯四娘都來求，讓程項神神救人命。李桂高一時搞不清，當不住衆人苦求情，只好說，『治與不治咱不管。』程項就飛馬轉回身，魯四燒紙後邊跟，半個時辰，來報項兒來轉精明。

李桂高米如禮商真說，『他媽的聚財山關鬼果然真，這一帶沒有旁的鬼，定是程項頂的神。』可嘆這幾個幹部心不黑，自己迷信怎能抓鬼神，原來就是程項自己在搞鬼，偏說搞鬼是他頂的神。諸位，舊社會害人真不淺，人人腦中留禍根，不少幹部還迷信，怎能教育人？！

他三人議論到天明，只好暫時轉回程，項兒婆姨病重不能動，帶走了巫神定盤違背衆人心。原說抓鬼不成不收兵，不收兵時道不行，書面報告縣上去，再撥家兵奉命令。

這一日衆人嚇得魂，政府三次抓鬼抓不住，鬼怪高神盛不成！

這書開見這書莊子怕，三十里外也驚心，前庭不敢說莊田。這書不說莊子行，天一黑密出早關定，大事小事不用門。這書就上早學能，吃動這姓不敢說高聲。渡羊姓替單人不敢走，渡三姓替伴行，日上三竿羊出圍，不等天黑收羊來。關帝寺裡多許愿，娘娘廟裡多敬神，安塞縣，子州縣都說這，那官本地就有人幸災樂禍言語生，一說什感你們邊區不信那，眼前就有神報應，頭們這裡修廟宇，求神許願多

六

人遂入學堂甘苦。張財出選兵。李桂高米雜儲
偷運到縣。引出了平坑鬼人。這天子是別一個
，張宗明原是平坑一窮人，替人
工是好相。掘土攪了六年整，挨苦挨痛一光棍，十冬臘
月，雪天破席來遮。交到十七年，米廩地裡跌年
，針穿黑豆街前賣，草根樹皮吃乾淨，餓的是人吃人來狗
吃狗。聽見老鴉石頭。張宗明險些要餓死，半死半活過
年。二十年就逃荒南路來謀生，天下老鴉一般黑，張宗明

在勞山還是受款凌，糧食賣到兩塊錢一石，官府捐稅一塊銀，捐稅逼人命。二十年前上紅軍起，翻天覆地會新。張宗明也參加鬧革命，從此不做牛馬做主人。豐官州馬莊立家戶，暖窖無炕過荒年，他革命銀領十載正，生死鬥爭立功勳，工作之外他學文化，學問本事都頂呱呱，他在蠅龍區做區長四年多，去年調到縣府保安科。蠅龍百姓叫他張青天，爲他處事公平心不偏。

再說那區上派出的送信人，大早趕命不敢停，夜間下了陣頭雨，天明之後小雨淋。脚不停步只趕路，後半晌到了縣政府，貼肉懷裡取出信，遞與科長張宗明。張宗明急忙把信拆，從頭到尾陰書文，說：『不是壞人來搗亂，不是謠言惑人心，實是惡鬼來作怪，親眼得見可算真，神鬼之事不

全有，要說沒有也難信。」果是米如禮的親筆字，區長龍私章印得清。

科長低頭眉毛細，兩隻眼睛閃晶晶。他拿着書信見縣長，請示上級辦事情。「區鄉幹部這迷信，壞人乘機把鬼行，我今自去走一遭，事情辦妥妥民心。」三言兩語定大計，張宗明縣政府裡下命令，派區警衛隊三個人，王榮章，劉登全和劉漢興。急忙收拾連夜來趕路，張宗明要出馬捉妖精。旁的戰士聽說捉妖精，個個心中喜十分，都說「咱們在後方打頑固土匪，前方打的日本兵，百戰千戰千萬戰，就沒打過鬼妖精。」有的就說：「你們去抓得女妖精，死活帶回來給咱們看分明。」劉登全說：「不，我抓定女妖精就成親。」這話逗得大家笑，說說笑笑裝扮停。你看那三

士，都是二十一二的壯年。虎背熊腰最精神，濕身穿
衣，灰布裏腿綁的緊，三八長槍石磨礮，六十發子彈
三人份，前胸一人插三顆手榴彈，背上每人鬼頭刀一柄，腰
裡又一人一把小手槍，精神抖擻威風凜凜。張宗明也起公
家，拉黃馬高車，縣政府前吹道忽燈籠，燈光
照得人眼花。走時，門人出了大門上馬路。

那夜也久雨之後天氣陰，前天烏雲沉沉，伸手不見掌
，對面不見人。只聽那河水激激發山洪，響山倒海浪頭高
，千軍萬馬奔騰。延河水漲幾尺，大路上急急探探四
個人。一個跌前一擺走，顧不得泥漿路上弄水坑，一腳泥漿
一腳水，泥水激得四人打。走了幾家莊莊，響雷川小
的打打。

白：發位，這正是張宗明精明之處。

他不走大路走小路，怕的是惹人耳目驚擾人，爲的打草不要把鷄驚。一夜行了三十五里路，到了馬家驛叫快天驛，扎工隊正荷鋤上山去鋤草，張科長四個人隨後進了村。

一進村又出了一件怪事情，張科長且不說出心裡話。

轉灣抹角到了科長的家，四個人輕腳輕手進簷門，他驪姨一見凶人這模樣，心知有事她不開。燒火來忙做飯，招待風雨夜歸人。四人急忙吃過飯，張宗明細聲低語聽得輕：「聚財山上不太平，鬼怪神妖不能信，咱們此去專查壞人，胆大心細莫迷信。」劉登全說：「對，是鬼咱們都不怕麼，是人咱們更放心。」劉漢興說：「是人咱們還要多操心。」張宗明說：「你三人，兩個先沿余家河走，一個

就到豐富區上行，一路仔細多注意，可有他鄉陌生人。明
日一早西河溝集合一齊行。三人聽了張科長的話，一個
一個閃出門。

張宗明獨自一個莊前莊後轉，適才的怪事看的真，原來
這莊有百十戶，百零九戶門上窗上掛草人，水井口上也蓋一
個草架子，只自家門上乾乾淨淨。這時莊子裡多了來來往往
的人，誰不認識科長張宗明，年老些的說：「張宗明！你早
麼，陰曆起身回隄村？」年輕些的說：「張科長，這回你有
幾天盛？」猴娃娃們還叫張區長呢。「你給咱們講延安府
的大事情。」這個要張青天到他家吃羊肉麵，那個要為科
長把饅饈蒸。張宗明都含笑好答應，就聞掛草人爲的陰事
情。大家搶着來說明，「要問這個有原因，避災避難避瘟

瘦，掛上兔病不死人。」張宗明又問此話從何來，這冤底是曹惠祥的婆姨傳說真；再問曹家的，她說賈家溝家同親戚這樣行，只爲聚財由妖精要到旁的村，掛上草人避災星。

張宗明苦口婆心把鄉親勸，「這些瞎話莫認真，從來只有醫生能治病，沒聽草人治病能救人。沒有妖精和鬼怪，草人不能避災星。」這些人雖然迷信深，却相信青天說話不害人。各人都把掛的草人往下拉，張宗明慢步踱回門。

他見了婆姨把話問，「爲啥不掛草人免災星？」十歲娃於說的快：「媽說掛草是迷信。」婆姨接着說：「咱們纔不掛，掛上那個好云人！」張宗明暗地喜十分，這土包子婆姨別通過別人。後晌，他又在村裡各家串，明鬆暗緊查農村。

第二天一早天不明，張宗明單領匹馬西河溝行。這陝

北的天氣五月清晨微微涼，平川露水濕衣襟，大小村莊都睡靜，沿路趕上那戰士三個人。他們都趕來報告：『左近老百姓沒動靜，都說聚財口鬧妖精。有的百姓說是鬼，有的百姓說是人。』四人說話就趕，西河溝趙家歇一陣。

白：原來四人從半夜跑到天明，還沒吃早晨呢。

吃罷飯張科長把老趙喚，『要借便衣可能行？』老趙邊說：『有咧，有咧。』他東轉西滾抱出一大捆。張科長便命戰士們各檢便衣換一身。吩咐下來動作快，脫下軍帽換頭巾。這個說：『你看我可像回老百姓？』那個說『你這身就是莊稼漢，原來就是老百姓。』老趙一問：『這便衣扮啥原因？』張科長說：『他們要走瓦窑堡，換裝的辦事情。』又叫他們把長槍鬼頭刀都往牲口上放，自己先

幾區上等他們。『此一去就到了蟠龍地，一路謹慎守秘密，若有旁人來問起，就說到區上割路條的。』張宗樹說罷，鑽壁走，一個一個遠遠的後邊跟。接三連四翻高山，爲公辦事不怕難。太陽偏西到了區政府，幹部歡迎細細把話聽。

回到審理都坐好，區委書記元報告，『三月十五鬼關初霍灣，隨後又到聚財山。蘇營長第一回去綁程項。失敗空手轉回還。第二次又派去張華仁，鬼腳踪踪到處印。魯以審理說書見妖精。死山轉嚇回了政府人。』諸位！這引宗崩出身雖然也是莊稼漢，參加革命學苦勤，縣上仰尊十分好，他腦子裡激頭激尾沒鬼神。他只想這次是壞人來鬧亂，才帶了刀槍動了兵，如今聽了這般話，左思右想樹盤根。

他想揚萬昌可算是頭戶人。鬼關他家有原因；程項何說

安莊子，就要老楊三十萬銀。又想：鬧鬼時間不先也不後，楊萬昌請人安莊神就鬧開頭，這當中有原由；並且審裡說書出妖精，書匠和巫神恰巧是表親；巫神本來不務正，剛好今年又禁巫神。

白：諸位！張科長心裡這樣想，嘴裡且不說，那壞人究竟是誰，他已經贖出料定有五分了。

米如禮李桂高也正想說一遍，張科長却先開口問：「你們說親眼得見可算真，鬼長的模樣告我聽。」這可把兩人問住了，半晌咧兩個人你望我來我望你，四眼發呆難做聲。本來就沒見着鬼，怎能說出鬼模樣。

白：正僵着咧。

來了割路條的老百姓，原來就是劉登全三個人。張科

長說：「你們革命都忠心，只迷信思想要掃清。現在說你們定難信，捉定了鬼怪再討論。」李桂高心裡想：「咱們抓鬼也同樣有信心，只鬼一鬧就灰不溜溜轉回程，由你現在說得響，你一去還不一樣嚇掉魂，說陰陽們思想有迷信，說陰捉定鬼怪要批評。」大家休息來用飯，戰士們短槍長槍擦不停，摩拳擦掌殺氣高。安排妙計降妖精。

張宗明盤坐炕頭好籌劃，調兵遣將費腦筋；區委書記張華仁坐鎮區政府，其餘人馬一齊行，頭一路三個幹部直往聚財山，第二路戰士三名天黑再起身。長知武器帶齊備，行蹤秘密謹小心，在新寮灣的對面山頭佛爺廟裡埋伏好，人睡定後等命令。」這樣分配沒意見，百事俱備等黃昏。張科長一路往前走，沿路百姓來問訊，到了榆樹坳子鄉政府，

院子裡圍滿了人，張科長眼看四方耳聽八面，百姓議論紛紛。

原說：「幾次抓鬼不成功，這回又能頂個甚麼？」西說：「這鬼不長去，神鬼同尋死喪命。」又有人說：「夜裡，百個鬼圍住見小神除。」張科長一聽也吃一驚，那人更說：「是程項圖給大家看，好讓這村也小心。」

那鄉長說：「臨走後鬼更凶，程項已搬到這莊盛。」說時向人敲手招，順手擠出來一個人。他頭上蓋一頂舊氈帽，身上包一件爛棉襖，一年四季這個樣，冷熱不分，就像那蠶身。

腰繫一條褪了色的藍腰帶，腳拖一雙圓口老布鞋，長的粗眉細眼額頭低，面黃肌瘦老鷹鼻，攏着唾手捏着頭，他這時臉上錢靜心發愁。

他想：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詢食的着

哭有來頭，我倒要小心好應付，莫叫捉到縣上走。又轉念一總：我程項怎樣沒主意，在他面前嚇唬氣把奴低！隊長帶領都抓不着我，如今他光身一人我怕他媽以哩！諸位，這卻是程項心裡的話，他邊想邊往科長前面走，走到張科長面前只一站，鼠眼一張猛拾頭。他說『我怕鬼搬到這裡比，聚財山還留口傢什和一口猪，昨日我回家把猪喂，斷黑急急忙忙把路回，楊家畔路上見腳踪，女妖腳印嚇死人，這莊百姓多大意，劃回大家看了要小心。』

白：張宗明腦筋一轉，料定搗鬼的人有六分了，他想。

『上山下山太操勞，爲啥老遠的來腳踪大家瞧？』他神色不改變，笑臉把程項問一遍：『黑咧，你還走小路楊家畔，真是胆大敢冒險。』程項一聽心裡跳，紅一陣白一

陣的變了臉。

白：張科長便又騰出有七分了。只不說穿，反將好言好語安頓程項。

「你本受苦好百姓，妖怪逼你做難民，政府定要來救濟，暫住這裡且安身。」

老百姓聽說青天來捉妖怪，擁擠擠看新聞。張科長故意對大家說高聲：「要我今夜不捉鬼，答覆我三個條件便能行。」衆人可奇慳咧：「人鬼怎能通聲音？」好事的就問科長：「你說三個條件是怎生？」張科長舉手把軍衣脫，露出白布襠褲好乾淨。衆人抬頭把他望，都替科長好擔心。只聽科長說「三個條件第一條，今夜我一個人等那鬼血腥，鬼把我這白衣染成紅衣襟；第二條，鬼擦土塊讓我

盛不定；第三條，夜半我在聚財山瑤畔上等，鬼來當面我有話問。鬼若能答覆這三條，我不捉鬼就回程，多蓋廟宇勤燒香，我這一生敬神神。」張科長三個條件一說完，衆百姓紛紛亂出聲，都說：「這樣的條件莫說只三條，三十條來鬼也能行。」不表衆百姓亂出聲，單說那巫神一個人。

科長說完三條件，不憂不愁寬了心。他想：我以為你狗畜的來頭大，心裡怕你好幾分，誰料你說話也信鬼，原來也是迷信人，三個條件我回答你，土圪塔就要嚇掉你的魂，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你自尋。他越思越想越高興；心裡高興一身輕，冷不防張科長兩眼釘巫神：「程項！你看這三個條件可能行？」倒叫程項難做聲。

白：程項正在高興哩，不防張科長這樣一問，他眼睛一楞趕忙咕

咕嚕嚕的說：「唉，唔神鬼的事末，咱說能咧，能咧。」

這時也有人就勸張科長：「太歲頭上莫動土，老虎嘴裡難逃生，你火神廟裡去點燈，當心冤枉送性命。」張科長說：「不怕，火綫上打仗可犧牲，抓鬼不怕鬼血噴。」說了一陣天不早，三三兩兩各回門，張科長眼送衆人都走盡，一個一個全留心。那程項以頭望山坡下走，他婆姨就在窗外等，圓圓面孔楊丫腰，紅格丹丹有精神。張科長一見起疑心，婆姨初九才鬧血迷險送命，怎地會十三就面孔紅調過常人。看她那樣子沒有病，定是假病騙衆人。

自：張科長對程項的疑心又多了一分了。

請位，張科長疑心程項有八分，如何還不動手抓巫神，只因他做事有分寸，真憑實據才抓人。

晚飯之後去聚財山，孫鄉長依然一道行。這回山上見
清清，魯四母子張占清。魯四出來說：「啊，你們又來別
，」張科長說：「咱們看一看來巡一巡，不知今夜可能家妖
精？」魯四說：「那能來吧，唔神鬼的事難料定。」張科長
又問：「今夜咱們在那個窰裡？」占清引到窰裏，窰裏
，便說：「這窰鬼怪鬧最凶，恐怕你不敢進。」張科長
說：「不怕，咱們正有事要相鬼討，你們各自回莫擔心。」
四人走到窰裡來坐定，科長便派來如禮孫鄉長劉新窰
廟裡去引人，利引來劉登金等人三個，油燈底下聽命令。
張科長說：「這裡百姓叫鬼欺，受苦受難就是咱們一家
親，這鬼不是別一個，實是壞人喪良心。爲首犯人在左近
，我已料定七八分，只是壞人有同夥，咱們來一網打乾淨，

翰草要除根，除惡務除盡。」說完這話人影動，箭在弦上就開弓。張科長立馬派出兩道哨，定下口令是「反迷信」，又囑咐「要是壞人撩土塊，先不開槍打他們，捉住活的好對證。」三名戰士彎身上牆畔，他同米如禮山上去查巡，臨走吩咐李桂高和孫鄉長，仔細搜查再冷密。

科長頭前開步走，區長隨後把門關，鄉長把油燈挑得亮，開箱倒籠仔細翻。炕頭牆角都扒開看，罈罈罐罐壓朝天，灶窟窿也伸手去檢，口袋裡的糧食也倒出來數一遍。

白：果然，在一個香紙籬籠裡翻出一個紙剪美人，和一個小瓶瓶，他兩人心裡想，這些東西有啥用呢，一個莊稼漢從那兒來的這漂亮美人人？兩人再把瓶子拉開，一聞，好香。香的把兩人都癡住了，還是李桂高見識廣。他說：這是麝香精麼

，藥店裡有賣的。奇怪，他們要這磨谷精做啥用呢？

兩人越搜越有勁，箱子底又搜出小腳鞋底硬。翻來覆去，屋前看，端端正正搯的精。一邊一個繩絆絆，白布鞋底有泥印。兩人一見心裡明，禁不住心中好高興，好笑自己太迷信，兩個多月受鬼驚，幾回抓鬼抓不住，原來鬼在箱子底裡盛。兩人繼續往下找，炕洞裡一個洋鐵罐罐往下滾。裡外都是些黑亮亮，又腥又臭實難聞。不由兩人心佩服，到底科長要比咱們行。他說沒有鬼，我們還不相信，如今壞人搗亂果然真。

這時張科長他們往回轉，道是新窰灣一帶沒動靜。這二人急忙說情況，張科長笑嘻嘻把鬧鬼的物證檢查清。他對區長鄉長米如禮說：「事到如今大家心裡明，這裡鬧鬼實
75

在沒有鬼，也不是程項頂的神，只因你們也迷信，調查軍情，
今用腦經，從此有了經驗教訓，莫再迷信莫粗心。」衆人
點頭稱是。這時密裡又來了劉漢興，他輕聲說：「我在
牆畔上正放哨，聽到下邊有人咳嗽聲。」張科長說：「快
引我去。」他頭一個跳出了門。果然小聲咳嗽聽的錯，他便
頭倚壁背去尋找，找到幾個破密前邊，仰面黑糊糊的無人影
。張科長回頭對劉漢興說：「我在這邊來守住，你快回密
拿個燈，」劉漢興三步併作兩步走，巨大的燈火閃閃，儘
奔燈亮處找，只見破密地上亂草堆裡躺着一個穿軍裝的人
。那人一手掩住嘴，想遮住自己咳嗽聲。衆人急製
，你猜那人走嗎？

原來正是那個塌鼻子小眼睛，旁邊還有一根攔腰繩。

問他：「魯四如何這裡隱？」他眨着眼睛點作聲。道是「窰裡跳蚤咬的盛不定。」大家都笑了，說：「這涼窰跳蚤更多的不能盛。」科長吩咐一聲走，帶回窰裡來盤問，魯四抖抖索索前邊走，後邊跟定了劉漢興。魯四定神回頭看，明晃晃的刺刀槍一根。魯四可嚇咋哩，他想：那裡又出來的帶槍人？進到窰裡他高低貴賤不承認，裝鬼搗亂不知情。李區長拿出鞋底在燈前放，「魯四，這東西你可說個明。」魯四一見臉發白，低頭垂手咬牙根。張科長又吓唬他，「你若再不老實講，拉到窰外就一槍。」宋如禮忙把好人做一場，他說：「魯四你快快講，我看你是一個好受苦，都是上了壞人的當。」魯四本來害怕張科長，米如禮這話又說到他心上，他心裡暗把程項恨，賊人犯罪我一人

當，頂可恨是事到臨頭他還把我閃，說只有一個科長不用慌。
○ 誰曉得科長本事大，半夜調來了人和槍。魯四又急又恨又是怕，他就從頭到尾說端詳：「三月十五程項把我找，爲得當時把鬼裝，幾個村莊鬧不停，隨後他好安村莊，大事小事由他定，咱不情願也不行。他叫婆姨裝血迷，死命拉雞頭連肉皮，疼的婆姨拚命撻，他婆姨同我一樣受人欺。」
今天又叫我擦土塊，說這回一定給我討婆姨。」

張科長重的是人証和物証，這時他才下命令，外邊悄悄吳往回撤，把魯四蘇繩綁個定。押上魯四一同走，去捉爲首的程巫神。又叫醒了古清和魯四的老娘親，好好叮嚀好安頓，這是「魯四雖然犯了法，教育轉變就回家。明天去叫你魯三親姪子，同你一道進光景」。不表老娘哭傷心。

且說那起路程，燈籠火把三四個，前呼後擁一羣人，火光照耀走得快，就像那一團火球滾山滾。一羣人走到樹樹巒巒進村，燈籠火把分外明，上前將程項往寨圍圍來圍定，冬冬冬就搗門。程項正在寨裡睡，人聲嚷嚷他驚醒，做賊心虛無處跑，心驚胆怕魂離身。又聽克賊一聲響，閃劍衝進一羣人，籠火燈把照的亮，爲頭的正是那科長張宗明。一面跟定人幾個，長槍大刀手中擎，程項慌慌張張忙起身，錯把褲子當衣襟。他只恨自己不小心，沒料到青天暗地還有埋伏兵！百姓聽的鬼捉定，半夜院裡也擠滿人。人矮些的，站在碾盤上往下看，娃娃們擠在人堆裡往前鑽。一看不見什麼鬼妖精，火光底下全是人。正看咧，『鄰……』的一聲程項又來了神，嚇的百姓回頭跑，嚇的娃娃哭連聲。張宗明

瞪眼把程項呵，「昨咧，你還要假裝神！」命令一聲把他捆，捆的緊來細的疼，神神原來就是人。

衆人又鬧上眾問情形，「抓鬼爲陰抓巫神？」張科長好言叫衆人都回門，明天再來看分明。他先審程項不承認，後問婆姨叫憐人，這女子心驚胆戰直啼哭，冤家做事把我坑，她輕輕問李區長說：「乾大，我說出來可要緊？」區長好語來安慰：「說出實話沒事情。」項兒家便從頭說命苦，「冤家叫咱受欺凌，又捺鞋底又裝病，不做就菜刀赫繩要人命。我願一輩子不嫁人，抵死不再把巫神跟！」一把鼻涕一把淚，又哭又啼好傷心。程項見婆姨魯四全說咧，又有鞋底血印做憑證，咬緊牙關把心定，從頭到尾說真情。張科長二椿一椿都記下，寫到紙上畫押明。連夜打發自衛軍四鄉去

動員，天明羣衆大會公審活妖精。

雞叫三遍天又明，天氣晴朗太陽升。四面八方人趕到，吃罷早飯那人更催潮水湧進村。新客灣家家戶戶都來到，聚財由來了老規條占清。鄉政府院子裡盛不下，河灘壩子上架好橋。團團四週圍入羣，當中桌子上立定張宗明。河裡流水嘩嘩響，壩子上人羣鬧哄哄。自衛軍東奔西跑維持次序，紅纓才子到處跟。吳宗明放開嗓子高聲叫：『請位鄉親請安靜，莫道我抓鬼爲陰抓好人，讓程項自己講給大家聽。』

三名戰士攙着程項往桌上站，那巫神不敢抬頭看。他埋頭說話放低聲。衆人喊，『高聲些，高聲些，抬起頭，抬起頭，』靈官神神怕人羣，戰戰兢兢難說清。他說：『我

欺負大家這信條，一心貪得楊高昌的三十萬金，三月裡我尋魯四定鬼計，兩人一同裝鬼神，我知道世上沒有鬼，裝鬼欺負迷信人，安心在村裡求揚氣，好請我來安莊神，騙得錢財兩人分。」人叢裡有人喊：「把魯四也拉上來，拉上來。」魯四上得桌子立不穩，抖抖索索恨巫神。

那程項又往下說：「我不得錢財不甘心，巧來了表兄常玉春，他說我裝鬼鬧得好，定計說書嚇鄉親。」衆人問他那狗命的表兄在那裡，道是他連夜逃回榆林城，衆百姓破口大罵難洩心頭恨，魯四老娘氣得往前行。歪歪倒倒走不穩，舉起柴棍就打巫神，打你這千刀萬剮狗抓心！三名戰士往前擋，兇惡各叉棍又打親兒身。罵一聲：「畜牲不是人，你貪得錢財不顧命，你爲啥聽了壞人話，害了衆人害娘親？」

項科長上前忙拜勸，這是一政府會教育他轉變。他自原是莊稼人，只心裡糊塗年紀青，光棍漢緊討婆姨，馬馬虎虎地跟人跟，知過改過不為過，回頭是岸做好人。」人羣裡走出來幾個婦女，攙扶走又哭又蹙的老娘親。

程項又說到血腥鬼，激怒了無家可歸的人。他擠到人前把話講，吹鬚子瞪眼氣不平。手拿烟管指定那巫神：「程項！你看我張占清，我可曾虧你們？你剛來是個窮光蛋，借糧借米借牛耕，如今你能過光景，翻過臉來害恩人，害得我有家不能歸，背上婆姨大雨淋；害得我有地不能種，種下的莊稼野草生；害得我白天黑夜不敢睡，提心吊胆像井邊的人。」

白：「我問你，到底有鬼沒有，你說！」程項說：「沒有，鬼是

「唱裝的」，張占清又問「有神沒有？」程項說：「沒有，也是唱裝的」。

「你知道沒有神和鬼，神鬼都是你一人，害得鄉親不得過，匪！你這狗不吃的壞良心！」

這話又引起非人恨，人人怕鬼嚇傷心，蜂湧搶上就喊打，可充程項除禍根。這道制要程寬，那個要砍頭，這樣壞糧不能留。要程寬才又急上議，一身遮定兩個人，他大聲說：「大家的意見我聽着，我有個辦法大家來討論，程項替回是禍言，帶到縣上這案情。程項裝鬼害大家，百般罪惡實該殺，他要真心能改過，政府一樣寬待他。項兒婆娘來欺負，送回娘家暫安身。」科長說話道理明，政府爲的老百姓，大家都願聽他話，放過畜牲一條命。

張古清漢地地塊。再不讓嘩嘩那張示明。張科長

把他捉起，又用紅言明那說，「爲什麼信鬼又信神，全是有人發心騙窮人，窮人受苦性命苦。不向有錢人鬧革命。

如今是新世界，不要再來鬼和神，只要自己勤勞動，邊區這地生黃金，只要人人守秩序，家家戶戶能安寧；只要大家團結好，區區計息能太平；只要大家學文化，窮人不敢發鬼神。百事靠自己，萬事不求人！」

楊萬昌半胸以議論，這時他走到前面放高聲：「今春二月孫女病，我許區拜你求神神，化了錢，還送了命，到頭以儘不迷信。科長你說的對，我楊萬昌翻身靠革命。革命線的是咱們窮人，那裡有什麼鬼和神！從今我不再敬神。昏蒙的餓餓姓姓買書本。」

大會開完日當頂，張科長押着活鬼上路程。兩天到了縣政府，報告上級了案情。如何審來如何問，如何徹底盤樹根，如何教育來轉變，書中都暫不表分明。

只這新密灣聚財山自從鬼捉定，和從前一樣過光景，搬走的人全都往回搬，又安插了幾戶移難民。政府免了今年的救國糧，太窮的還發了救濟金。衆百姓都歡歡喜喜，買牛買羊多喂雞。大家努力生產好，荒山又成快樂地，大家也不再信鬼和神，家家戶戶享太平。

平妖記

著者 陳

印刷者 冀晉印刷廠

總經售 冀晉新華書店

分售 冀晉區各縣新華書

店及各代銷處均售

定價 每冊 元

一九四六年三月初版

版權所有。不准翻印

82

75296

